

火村英生に捧げる犯罪

〔日〕有栖川有栖——著

所有杀意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堪直视的人性

献给 火村英生 的犯罪

李翔华译

作品

有栖川有栖

课外借



献给
火村的
英生
的犯罪

【日】有栖川有栖——著

李翔华——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17-33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 / （日）有栖川有栖著；李翔华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143-6666-2

I. ①献… II. ①有…②李…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6231号

HIMURA HIDEO NI SASAGERU HANZAI by ARISUGAWA Alice

Copyright © 2008 by ARISUGAWA Alic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8.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Modern Pres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RISUGAWA Alice,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

作 者 [日]有栖川有栖

译 者 李翔华

责任编辑 赵海燕 毕椿岚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666-2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寻找唯一的真相

—— 现代推理馆 | 有栖川有栖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长长的影子

鹦鹉学舌

四风山庄杀人事件

杀意和善意的对决

真假情侣装

献给火村英生的犯罪

煞风景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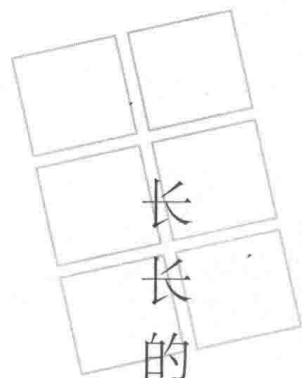
雷雨庭院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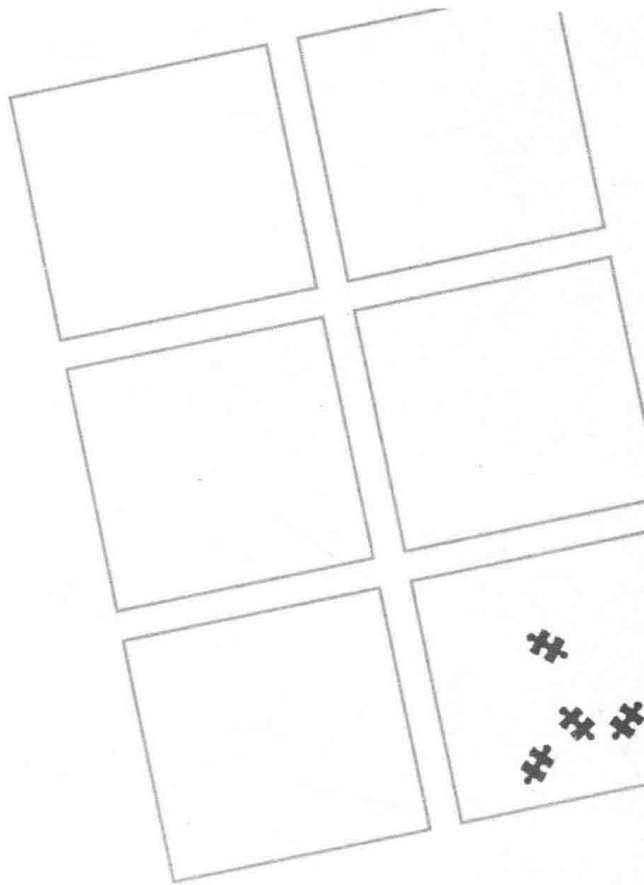
文库版的后记

/ / / / / / / / / /

270 266 207 187 139 131 123 71 63 1



长长的影子



今晚的音乐会，管乐器的部分，演奏得极为成功，弦乐器的部分则单调乏味，这是管弦乐演奏会一直以来的通病。不过，在音乐会的后半场，当乐队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以后，弦乐器便挽回颓势，演绎出了厚重感。

“真好听啊，演奏会结束以后，我忍不住又去买了CD。”

香澄津津有味地回味着与朋友一起欣赏过的音乐会，棱介时不时地随声附和，表示惊奇——这位对音乐毫无兴趣的丈夫努力装出一副仔细倾听的样子。虽然觉得自己太唠叨、感到有些抱歉，香澄却仍在喋喋不休。棱介寡言少语，个性沉默，假如香澄不开口说话，那么家里就会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这对夫妻之间的分工很明确：妻子负责讲述，丈夫负责倾听。

“听说下次演奏会有门德尔松的作品，要是有兴趣，你也去听听吧？偶尔欣赏一下音乐也蛮好呢，那有很容易理解的音乐会曲目说明单。你的腿伤也快好了，可以去听了，对吧？”

这时，丈夫扭头向窗外望去，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怎么了？”香澄急忙越过棱介的肩膀也向外看去：窗外的正前方是按月收费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右边是一家废弃的工厂。

“出什么事了？”

“那边有一个人。”

香澄伸头看向右侧，只见一条道路延伸向一座蓄水池，蓄水池的旁边是废弃工厂的墙垣。从墙垣一角伸出一条长长的人影儿，落在柏油路上，立刻像被吸走一样消失了。到底是什么人？只差一点儿就能看到了。

“从那边的工厂里出来了一个人。”棱介又说了一次，“这么晚了，他在干什么呢？”

香澄看到的则只是从工厂里出来的什么人转弯之后的影子。

这么晚了，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已是十一点二十分。

“小偷？不可能吧，怎么会？在那种废弃的工厂里他能偷到什么呢？”

那是一家轻金属加工厂，大约在一年前被关闭了，不久后，里面的各种设备就全被运走了，要是还有什么剩下的，想必也顶多是一些废弃材料之类的东西吧。就算不清楚这些情况，看看已经锈迹斑斑的工厂招牌，还有破碎的窗玻璃，也该知道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在工厂里了。那个人竟然不明白这些，悟性该有多差啊？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点儿奇怪。”棱介回过头来，摸着他那细长的下巴说，“我看到那个人鬼鬼祟祟地推开工厂大门，东张西望之后就飞快地溜出去了，好像在玩忍者游戏似的。”

香澄和棱介的家位于堺市和松原市的市境交界处一带，那里属于近郊的野外，太阳落山后就人迹罕至了。

“那不是有点儿奇怪，而是非常可疑吧。难道是年轻人在搞恶作剧吗？”

“不清楚，天太黑了看不清，只知道是个男的。”

路灯的光线照不到工厂大门的四周，棱介也只能看清性别。

“和小林联系一下吧？为这点儿事去惊动警察，就有些小题大做了。”香澄嘀咕道。

小林是这家工厂从前的老板，住在与香澄家隔着一条街的地方，他和香澄夫妻互相认识，查一下“町内会”黄页就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就算要告诉他这件事，也得等到明天。”

“但我还是担心，我可受不了睡着后再出什么麻烦，我还是出去看一下吧？”

“你在说什么傻话，别冒失。我刚想说我去看看，还是我去吧。”棱介看了看打着石膏的左腿，不太痛快地说。

“我虽然说要出去看一下，可不是真的想去呢。太危险了，就算你的腿没问题也不要去，你去把警察喊来还差不多。”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无法抑制住内心不安的香澄不

顾丈夫的劝阻，马上给工厂以前的老板小林打了个电话。不料对方并没有觉得为难，反倒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

“好像慎吾君要来看看，他会有办法的。”

慎吾是小林的儿子，他是父亲的左膀右臂。工厂关闭后，他去了一家安保公司上班，看上去是个壮实的青年。

夫妻二人站在窗前等待慎吾。十分钟之后，小林慎吾赶到，他拿着手电筒进了工厂大门。“不会出什么的。”香澄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注视着事情的进展。

不会出什么的。

不会出什么……

十分钟后慎吾两手空空地飞奔出来，他手里的手电筒哪儿去了？

“出什么事了？”香澄大声问。

慎吾跑到窗前大喊：“报警！报警！”然后他便向自己家的方向奔去。

2

桑原夫妻把我们迎入房间，从这里的窗户向外看曾看到过可疑的人影。这是一间面朝道路南侧的书房，安放着一张用菲律宾红柳桉树制成的庄重的书桌，只是藏书并不多。书桌上的电脑旁摆放着堆积如山的工作文件，像双子星塔一样高耸着。这是一间非常具有实用性的房间。

“您一直在这里工作吧？”

面对鲛山警部的询问，桑原棱介回答：“是的。”书桌旁边的墙壁上竖放着一副拐杖。

“就算我去不了办公室，现在的时代只要有电脑，大体上的工作都能处理，很方便。何况家里还有我的专属秘书呢。”

妻子香澄急忙摇头表示她可没帮上什么忙。

面对“刑警、犯罪学者、推理作家”三人组这非同寻常的来访，夫妻俩露出紧张的神色。这并不奇怪，换作是我，我也会紧张的。

桑原棱介是一家连锁杂货店的副社长，店址在大阪府。这位年轻的副社长于两星期前在车站台阶上摔倒，扭伤了左脚踝骨，现在打着石膏。他三十六岁，虽然只比我和火村年长两岁，却沉着冷静，所穿的衣服也设计得充满长者气息，说话的语音低沉而舒缓，用词慎重。他看起来小心谨慎，时而闪过锐利的目光，充满警惕。

妻子香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起来是一名大家闺秀，大方而有教养。根据我们的调查，她是连锁杂货店创业者的女儿，棱介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她穿着合身的镶边罩衫，罩衫的下摆摆动着，看起来很舒服。丰润的脸颊虽然昭显了她迄今为止圆满的人生，但在此刻，也表情僵硬起来。

他们对面的三人分别是：“大阪府警搜查一课”干练的鲛山警部补、“英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火村英生以及火村的朋友——我，推理作家有栖川有栖。鲛山在门口解释说邀请犯罪学家火村参加此次调查是大阪府警的意思，而作家有栖川此次前来拜访并不是为了采访，而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火村的助手（实际上也许只是挂名）。

“这次事件有许多让人理解不了的地方，需要听一下这两位老师的意见。当然我们绝不会把调查得到的信息泄露出去。”

这话说得没错，火村是一位禀赋优异的“临床犯罪学家”，只要他一出马，能比任何人都更快地揭穿事情的真相、直面罪犯。

听到竟有如此人物，夫妻俩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但在如眼镜店模特儿一般戴着合适的银边眼镜的鲛山那礼貌而细致的解释下，也似

乎理解了。

“深夜光临的刑警先生虽然不肯说死者是死于自杀还是他杀，但实际上这是一起杀人案吧？”把我们领进书房后，本应被我们询问的棱介只关心这一点，反复地向我们询问起来。

鲛山不置可否：“我只能说有可能是一起杀人案，但调查才开始半天，目前还不能明确地下结论是自杀还是他杀。”

尸体发现于昨天晚上，九月十二日夜里十一点三十五分左右。接到香澄打来的电话，听到“府上的工厂出现了可疑人物”，前去查看的小林慎吾成了晦气的尸体发现者。

死者是一名男性，慎吾等人接受调查时都说“不认识这个人”。男子的随身物品仅有臀部裤兜儿里的钱包，里面放着两万日元，此外没有可提供身份证明的驾驶证等物品。

棱介不满鲛山的回答，继续反复询问：

“可是据慎吾君说，死者手脚都被捆绑，嘴被胶带封住，脖子被系在房门把手上的绳子吊住，有这么奇怪的自杀吗？”

“缢死有多种形态，不光只有将绳索挂在树枝上或是房屋的横梁上、把人的脖子伸进去之后踢倒脚搭子后悬挂在空中才算是缢死。”

看到鲛山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在旁边的火村急忙出来解围，在说到人吊在绳子上、悬挂在空中这一段时，他捏起系得松垮的领带一端——这位副教授只要不是出席非常郑重的场合，领带向来系得乱七八糟。

“上吊有各种形式，有的是腿着地上吊，有的是坐着上吊，还可以俯卧着上吊。脖颈受到压迫后，动脉血管就会被挤压，这样流向脑

部的血流就会受阻，最后大脑呈缺氧状态，人就会死亡。”

我以前听他给我解说过吊死与窒息死亡两者有何不同，而现在并不是在上法医课，不能很详细地解释这些了。

“我听说过有用门把手上吊的，但俯卧着上吊的，有这样的人吗？”香澄问道。

不太像学者的副教授摸了一下他那明显是少白头的脑袋，答道：“有啊。”

“这种死法有‘非常规缢死’等称呼，我只见过一次这样的死亡现场。那人把毛巾挂在床沿上，俯卧着上吊。”

“那么，老师，”棱介问道，“就是说那人把自己的手脚捆绑、嘴里塞上毛巾后上吊自杀？”

“不是，那是很罕见的情况，但也并不算很奇怪的死法。要实施‘非常规缢死’需要把手脚放在地板上，中途不想死时可以停止。要是事先不想留余地，就把手脚捆绑住、不能再自由活动即可。不过连胶带也用上了，那就很奇怪。”

“要是上吊途中怕自己还有求生欲望，那一开始就把绳子挂在高处不就可以了吗？”

听到香澄这天真的询问，棱介皱起了眉头，他是觉得这种说法太轻率了吧？

“现场从地板到天花板有大约三米高的距离，常规上吊是办不到的。”火村挥手打断，“请不要问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上吊之类的问题，因为现在还没有答案。”

警部补点头表示赞同：“火村老师说得对。那我可以问两位一些问

题吗？”

“失礼了。” 棱介表示歉意，香澄换了一下坐姿。

“昨天晚上两位都看到了什么，请如实告诉我们。这里面也包括你们看到奇异事件之前和之后的各种事情。”

丈夫开始叙述——

香澄和朋友要去听音乐会，下午四点一过，就驾车离开家。因为受伤只好在家里办公的棱介在她外出后使用电脑和电话努力地工作，七点钟吃了妻子事先准备好的晚饭后，再次回到书房工作。妻子回到家时已接近十一点，两人闲聊了片刻，十一点二十分时看到那个奇怪的人影从工厂大门出来。

“刑警先生问的‘两位看到了什么’，实际上，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只有我自己看到了那个男人，我太太看向窗外时，那人已经从墙垣对面消失不见了。”

“我只看到了影子。” 香澄强调说，“那人在转弯处，被墙垣对面的路灯照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

香澄提供的信息别说人物面貌外观，连性别都无法判断。鲛山于是只询问棱介。

“你说那人大概是一名男性，还有其他特征吗？”

“呃……周围太黑了，再加上离得有点儿远，从轮廓上我只能看到那个人的头发……”

靠窗坐着的我欠身看向窗外，从窗户到斜对面的工厂大门之间大约有二十米的距离。

桑原家门前道路上的路灯在工厂的相反方向，灯光无法照射到大